毘陵人品記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吾母毛太宜人爲黃門
古菴公女孫居恒誨不肖輩必依
忠孝及相
先學士抗疏受杖蒙難靡悔不肖
輩遞通籍朂以恬修勿競榮膴皆

烈丈夫所難人謂母即嫻公宮教何以能若是迨不肖讀古菴公人品記而後知公之垂訓弘貽謀遠也毘陵禮讓名墟英喆代奮論其世友可尚取於鄉法倍親誦詩讀書景行仰止未有以此品人不以

此律已以此此範俗不以此此教家者
自公作記後迄今八十餘年前者
彪炳後者鵲起文獻之盛不可勝
書十五年前
歐陽郡侯擬修府誌屬光祿涇陽
顧公品騭人物誌未就於是有桑

稡錄存筍中大都倣古菴公之意
補其未備續其未來畧以類從不
立標目又且合同志諸贒討論商
確草數易而後定未嘗師心自用
沾沾局一隅之見也者顧公謝世
已六七年筍中草幾于散佚古菴

公之意將無所紹承而以不肖覩之則毋氏之梧棬也林居多暇不揣僭爲纂輯復就正諸鄉先生稍增定焉而因有槩於作者之難益信先輩用心之厚也夫春秋一書誅賞並行誌記之體主於揚嬓故

褒全瑜則瑕宜掩而猶點之其失也苛錄先德則世宜宥而猶適之其失也刻棺可蓋則論既定而故格之其失也慘結可釋則嗣不敵而故軋之其失也媢人各有本末而必援世講以內交其失也比附

或有衰樂而必借世系以貢諛其失也媚騫言中何德非言賜政違何言非政偃絃誦何政非文而必張一目以爲羅其失也拘今觀毛顧兩公所記錄有是數者無有哉善夫岑姚江序曰人以代著不以

區分據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章之次第如列宿懸象隱顯巨細居然自見固仰窺先輩之用心抑亦後作之繩準也有一二璧於此色相若徑相若直且倍差側而視之其一若厚而倍余不肯何能執鞭

先賢近鑒遠師無寧處其厚者而已矣

萬曆四十六年歲在戊午秋七月

毘陵後學吳亮謹序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夫人之品辟則水焉江湖之淼沼渚之泖淵壑之幽淵谷之鎔了不相知而各成其品然必浮雲四斂孤月麗天而後一輪散其奇彩萬水挹其清華不以蕩浩廓形不以

纖流减體月何心予水何心受若
夫鑑而矚之刻畫逼肖向背巳受
其轉移炬而燭之黑白瞭然執者
先居於顆顆於以定品不亦難乎
余郡止園公膚性内融神識外朗
性識所徹等别區分井如也中歲

卓立朝常情深賸吧輙謝自簡臥
青山乃逍遙仲長之居上下汝南
之旦竊比涤泗權衡梓枌續古菴
之遺編發涇陽之笥錄一經點竄
鬚眉宛然片楮所登幽顯畢釆矢
筆未終誰云其人已朽展讀方竟

俱可揖之同堂豈直家言可參國乘矣余嘗謂擬是管者棲神欲澹命聽欲公藏照欲精羅胸欲博澹無牽繫公息愛憎精可噐收博資證核備是四者不等別而自別不區分而自分正如流影入川洪纖

吐曜耳其止園公之謂乎公以止名園則夫澹也公也精也慱也總以一止止止者也而其書不足以服人心風千古吾不信矣

荆溪後學蔣應震謹序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夫士以品品貴道德功業文章皆品也生而鹿鹿無關名教則無所貴品矣毘陵自吳季子而下號爲禮讓名區其間忠孝廉節秀世邁俗更僕未易數徃給諫古菴毛

公舊有人品記至光祿涇陽顧公有桑梓錄存笥中二公品格煌煌名高月日其所載記可備一代典刑於是嚴所吳公銳意表章復加增定摟剔迬代數吹熙朝趯然有先進之思焉公學嗣太史鐵諫錚

錚為延陵忠孝世閥以將母故方攬轡宦雲遂解節歸退隱青山門外藏書桂下名園以止示一隱不再出也考槃多暇則進同志諸賢相與揚扢是邪文獻品隲無餘余讀之見其磊磊落落揭日而行不

以華膴見褒不以質實見削不以師心不以耳擲其論公尚氣節則宇挾風霜擬恬退則風清林壑必徵實汙不至阿其法正自鉅喆漁匠以至谿山枕漱或以道德揚芬或以功勳樹伐或以文章展采

備全德則首錄其一節則兼收其善善也長其惡惡也短無貶語無微辭其意厚事夥則繁稱行畧則寡載前者無爲遏佚後者無爲濫觴上下數千年如人寫照各諧其品而止其體裁當蓋公雅性峭直

喜以名教自負每彈壓今古語及忠良孝友仁人義士則公之顏頰陽春可回及指奸斥佞憑陵髮上指則紫電青雷濺於襟袖其素所樹立然也編成余適蕩槳過園中出以眎余乞一言弁首夫言亦有

品太上貴之余何能贊一辭或以
君平棄世海月山雲悠然有同調
乎昔端明史鑑在屏居洛下之日
平叔諫林就於睢陽歸老之年宜
公之品記向止園中操不律也名
教中桐江一絲公亦當令品貴矣

澄江後學夏樹芳謹撰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古者品人於鄉其說昉之仲尼然鄉之好鄉之惡皆曰未可而曰善者好不善者惡其品鄉之法備是已厥後東漢有月旦評䙡已皆善䙡人皆不善䙡已之好惡皆善䙡

人之好惡皆不善以至恣睢憤裂卒成黨錮之禍此蓋不明仲尼之旨而誤用之者矣後東漢者悉知懲憤裂之非然嫉人之㵼而亂之徇已之私而揚之苛人之小告而瑕瑜之逞已之偏見而短長之大

抵東漢之月旦一公而激今日之月旦私而詖東漢月旦之品失在善善惡惡之過明今日月旦之品失在善善惡惡之過混其公而激也流而為抗為憤猶可言也其私而詖也流而為比為黨弗可言也其

善惡之過明也尚得罪于世路而
不顧猶可言也其善惡之過混也
甚得罪于名教而不惜弗可言也
余謂今日非但不明善不善之旨
益不明月旦之初意而誤用之者
矣吁可懼也夫余鄉毘陵泰伯而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士無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就下也故無錙銖皆足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難如火之不熄

水之不污也故無鉅細之品皆見其可貴品士者核其人必脈理真其而後無贗品論人者隨其品必舉品備而後無失人毘陵爲泰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衍習尚得文質之中由周而來風氣日開至宋益著

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則古昔稱先王不忍自决其防者如慶元端平之間天下岌岌矣毘陵人硜硜守其所學逐而去之者至以道學解散為廢迄于亂亡毘陵人猶孤城然守下及州人釋子亦知與城

俱亡之爲義寧獨天性亦其習見
習聞然也毛古菴先生記毘陵人
品顧涇陽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
嚴所與公更雅馴其文詞續入其
後彙合爲書十卷謂攀龍不可無
一言攀龍曰侍御之功偉哉夫人

心之所趨必有所定以為的而期
中焉故以富貴利達為的者取諸
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仁義道德
為的者取諸平旦虛明之巧力矣
二者霄壤不可同日而語稍錯離
焉人莫知所趨侍御之厚於取善

嚴於別類其示之的乎人固有與生俱生不與死俱死塞兩間亘千古不可得而滅沒者非富貴利達之謂也世人畢其巧力昏夜乞哀以求之而與此曾不相涉夫以百年易盡之身營此身不相涉之物

譬之冠冕金玉被飾土木偶人至于抆之日了無餘味而後知其向之所為罔也亦大可哀矣其有感于斯編而興者乎侍御之功偉哉

錫山後學高攀龍謹撰

增修毘陵人品記叙

論人品于毘陵猶取材鄧林挹水溟澥也可勝記乎然可記者多而能記者少何以故能爲記而不欲任敢於任而不能記以不能代能者泚筆可記之品格既與記者之

人觭而記者之品鑒必不能與可記之人合即有品不精即有記不傳終當俟之能記者而能記者憂殘闕恐廢墜欲不任而終亦不能不任則嚴所吳丈所爲近訂桑梓錄以遠紹人品記是也蓋記述之

事亦綦不易矣非故典熟則不能
詳人生平之本末非見地超則不
能別人制行之鉅細非掾爲筆則
枯腸或窘於鋪揚非鐵爲肝則軟
骨或靡於趨避而尤以心術之端
爲主嚴所秉質直不回之性情極

群書方其埋輪都門擊邪章上一日而長安之紙爲貴以太宜人倚閭心動輙賦初衣斯其品卓矣今尚論一鄉折衷輿論糠粃盡播幽隱全收惟具五長自絕七短況毘陵夙稱忠義尤尚理學乃或高山

不仰下流可居吳歈變爲越吟秦
轍忽隨燕嶲惟無有以先輩典刑
示之者以此品人以此律已以此
範俗以此教家余知嚴所之記豈
第欲存前進之準繩抑欲留後來
之榜樣也人各有傳賭傳即可徵

品余不具論論巖所作記之意庶
幾毘陵人悟而動木本水源之思
以重背其鄉也乎

武進後學錢春謹撰

毘陵人品記序

道嘗往來毘陵思古聖賢之遺墟厥幾乎賢人君子之林及攷其郡國志乘乃悲寥寥之存賢不肖泯矣夫子於是邦獨贊泰伯仲雍而賢季子彼其紀載者何所師承也哉竊欲有所論正附於發善之末未遑也誠齋葉侯判吾越以簡塞爲理以文章藻飾吏事既修吾姚誌梓之復以其鄉人品記進小子授之曰此吾先君存齋公之所命意先友古菴毛公屬草未就而俱下世某嗣業之惟子爲是正敘而傳焉道

初有槩于中敬受反覆之其去郡國所紀載遠矣人以代著而不以類分撫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章之次第如日月列宿之懸象隱顯巨細居然自見其抉擇至精其文辭則史不徒去齊梁之僭僞而已昔者太史公傷悼卞隨務光之徒不蒙賞於夫子而發憤於伯夷之傳以謂砥行立名者必有藉於青雲之士以施及後世畏㥄之贒產於商周者既獲夫子之贊許自秦漢以訖于今者誠務父子朋友復能尚師夫子之旨而併記之文獻有徵作者奚歎乎記凡四

卷人品合若干人嗚呼盛矣攷其人論其世近取遺師以無慚是邦之賢斯又記此者之意也誠齋以嫌故於存齋古菴弗之記道謹掇其行事綴傳於終篇

嘉靖壬寅秋七月餘姚後學岑原道撰

毘陵人品記論次

郡人

皇明禮科右給事中毛　憲初編人品記

河南汝陽縣訓導葉　夔同授

浙江紹興府通判葉　金纂輯

福建道監察御史錢一本

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品定桑梓錄

南京太僕寺少卿葉茂才

建昌府知府蔣應震

澄江孝廉夏樹芳
太常寺少卿史孟麟
行人司行人高攀龍
福建道監察御史錢　春
南京兵部郎中劉元珍叅訂
湖廣道監察御史吳　亮增修

毘陵人品目一

三國吳

張秉　周魴　華覈

晉

周處　周玘　周筵　孫無終

朱鳳　顧悅之　顧愷之

南朝宋

蒯恩　蕭承之　蕭思話　吳欣之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俞齊民

蔣恭　徐耕　吳國夫　許昭先

南朝齊

蕭晃　蕭舉　蕭鍇　蕭鈞

蕭鏗　蕭道度　蕭遙欣　蕭紡

蕭昇先　蕭赤斧　蕭叡明　吳達之

陳玄子　周山圖　周盤龍子奉叔　蕭惠基

蕭懿　蕭敷

毘陵人品記卷一

商

泰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乃犇荆蠻文身斷髪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泰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泰伯泰伯故城在今無錫縣東南梅里平墟 自端委以治吳之衣冠文太伯及王仲雍並都于此物自泰伯始泰伯卒今無錫縣北及常熟縣無子梅里聚並志泰伯墓

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周

季札泰伯十九世孫壽夢子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必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

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致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餘祭卒餘昧立餘昧卒復欲授季札季札逃去乃立餘昧之子僚諸樊之子光弒僚代立季札歸光復致國焉季札辭去終身不入吳國季札生蠻夷行禮適義聞樂知政窮覩人情深識國體蓋天性然也孔子稱其知禮於其卒也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墓在今江陰縣申浦西

披裘公夏月衣敝裘荷薪於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見而呼之曰負薪者何不取金公笑曰君何居之

高視之下睨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曰子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名遂去相傳披裘者晉陵茶山路人也

辛共字大鵬灌陽人後居毘陵事韓爲郎中避秦入閩以家財末客爲韓報仇聞秦破盡發帑藏救饑民漢安五年無疾而逝

漢

虞俊字仲卿無錫人少以孝友稱明春秋公羊左氏

傳教帝時爲御史稍遷丞相司直王莽秉政召爲
司徒後欲遜歸遂見脅迫仰天歎曰吾漢人也願
爲漢鬼不能事漢賊飲藥而卒光武即位表其墓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時父爲盜所劫修拔佩
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
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辭謝而去後爲郡功曹
西部都尉宰鼂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
鍾離意切諫鼂怒并收意修排閤直入拜於庭曰
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扳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

忠臣令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乃原意貫獄吏舞巳而州辟修從事賊張子林等作亂修與太守出討賊賊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中修者餘悉降散曰自爲彭君降非爲太守服也

彭循字子陽毘陵人建國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吳太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令循與儀相見陳說利害應時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戰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宋政字景化陽羨人性篤孝光武朝仕爲荆南刺史父歿請柩於都山之陽廬于墓側依守三年服闋又不忍離始宅于囘圖居焉

許武字季長陽羨人大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分與別居割產爲三自取膏腴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二弟讓而鄙武貪及二弟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

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許荊字少張武孫也少爲郡吏兄子世殺人報讎怨者操兵攻之荊出門逆而跪曰世無狀咎在荊不能訓導兄蚤没一子爲嗣如即絶滅願身代之怨者曰許掾郡中稱賢何敢相侵遂委去太守黃競舉荊孝廉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荊爲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縣至耒陽有蔣均兄弟訟財荊對之歎曰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

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爲立廟樹碑

蔣佩字服思陽羨人儒雅廉介事親至孝仕漢由太丘内史累遷冀州刺史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尚書令澹約終其身

王闕字遐公無錫人明易學通天文郡舉爲主簿後漢初守山陰令補御史終陳留太守不交豪強人號王獨坐

蔣堪與字梵圖陽羨人東漢建和中仕爲徐州刺史

潔已公清去浮費省繁苛百姓愛之郡庭中有古栢枯死復生咸以爲善政所感

高彪字義方無錫人家本單寒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譏融養痾傲士融慙追還之彪逝不顧後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督幽州百官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獨作箴規之後遷内黃令帝敕同僚祖於上東門

前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高岱字孔文彪子少厲操行輕財貴義所友皆世俊人太守盛憲舉為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告急於陶謙號頓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勇許為出軍岱還而貢已囚其母人皆為危懼岱往見貢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即出其母孫策聞其賢虛己以俟後為忌者所中遂遇害

陸瑁字仲芳毘陵人操履清正明京氏易尚書風角星筭尤極精奧太守辟為主簿視事旬日遂謝病

去隱居會稽山以典籍自娛公車徵皆以疾辭

三國吳

張秉字仲節陽羨人時顧邵號知人一見遂友之爲延譽與秉遭大喪邵親爲制服結經邵守豫章發在近路送者百數秉以疾不會邵謂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别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見重如此秉後仕吳爲雲陽太守

周魴字子魚陽羨人少好學舉孝廉吳黄武中爲鄱陽太守平彭綺之亂魏曹休帥兵深入皖魴齋七

殘誘休與陸遜邀擊之斬獲萬數賜爵關內侯賊
帥董嗣鈔界豫章臨川諸郡魴復以方略誘斬之
在郡十三年威惠並行
華覈字永先武進人始爲上虞尉以文學入爲秘府
郎遷中書丞孫皓即位更營新宮以珠玉盛夏
興工農守並廢又倉廩無儲世俗滋侈皆上疏極
諫前後所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
上皆有補益皓不能用以微譴免歸

晉

周處字子隱魴子少好田獵不修細行鄉里以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幷處目爲三害處聞父老言乃射殺猛獸投水搏蛟因入吳見陸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改年已蹉跎將恐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但患志不立耳處遂勵志克己朞年州府交辟吳平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敵雍士安之改廣漢郡有獄三十年不決處一朝決遣得其枉直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行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時喪亂之後風

俗姧雜處敦以義教檢骸骨無主者收瘞之終後
就徵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
權戚氐人齊萬年反使處隸夏侯駿往征既而梁
王形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駿與形皆有宿憾
於處處知必陷巳或勸以母老辭處曰既辭親事
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衆七萬駿逼處以五千
擊之形復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賦詩曰去去
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自
旦戰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之退處按

劍曰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有進無退以身殉國不亦可乎力戰而沒墓在今宜興縣荆溪南 贈平西將軍謚曰孝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諸孫繼懋繼踵濟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周玘字宣佩沉毅有父風閉門潔己不妄交游名重一方爲除議郎太安中石冰陳敏錢璯等叛玘三舉義旅討之封烏程侯行吳興太守元帝置義興郡以旌其功焉卒謚忠烈

周莚靖子也早學有才幹累官黃門侍郎族兄續[illegible]

合謀爲亂收聚徒衆元帝議討之王導以兵少恐不能制而筵忠烈至到爲衆所敬乃給力士百人還陽羨因殺馥時筵有母在不過家省視長驅而去遷太子右衛率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軍事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聞從父札開城納敦憤恨慷慨義形于色尋遇害

孫無終晉陵人太元初謝玄鎮海陵募勁勇爲前鋒無終與劉牢之何謙並在選中百戰百勝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永興晉陵人學行清修老乃不調太興初以[illegible]
辟謝鷹揚著作郎

顧悅之字君叔無錫人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尋為殷浩史浩坐廢悅之將抗表為浩訟冤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衆無以奪浩得追復本官悅之為州別駕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字長康悅之子博學有才氣謝安雅重之殷

倍甚引爲參軍愷之善丹青尤信小術世傳愷之三絶才絶藝絶癡絶嘗爲虎頭將軍人稱顧虎頭

南朝宋

蒯恩字道恩蘭陵人武帝征孫恩縣遣恩給馬芻恩舍芻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帝聞之給以鎧仗征妖賊先登膽力過人甚見信愛平京城定建鄴封都鄉侯從伐盧循斬徐道覆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及司馬休之自從征以來凡百餘戰身被重創帝錄其前後功勳封新寧

縣男恩益自謙損待士卒有恩後人關迎桂陽公
義貞没於虜中
蕭承之字嗣伯蘭陵人少有大志才力過人仕宋爲
漢中太守以平梁州功加龍驤將軍後爲南太山
太守封五等男元嘉末卒梁士思之廟祀於峨公
山
蕭思話蘭陵人工隸書善騎射元嘉中爲青州刺史
坐繫氏帥楊難當寇漢中乃自徙中起思話爲梁
南秦二州刺史悉收復漢中侵地文帝令思話上

宋漢中本末付在史館元兇劭弒立起義以應孝武帥位徵拜尚書僕射固辭改中書令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仗節者九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吳欣之晉陵人宋元嘉末弟慰之隨王誕起義共誅元兇劭元兇軍至衆皆駭散慰之獨留被執欣之請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武初有詔蠲表之

華寶無錫人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輙號慟彌日不忍答也齊建元初詔表之今有祠在本縣慧山寺右

薛天生晉陵人其母罹艱棘嘗蔬食天生亦蔬食母未免喪而逝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建元初詔表其門

劉懷胤郡志作懷嗣晉陵人年十歲與弟懷則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豉建元初詔旌表焉

余齊民(本傳避唐諱作齊人)晉陵人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齊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家人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亡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絕州縣上其事詔表其里爲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蔣恭義興人元嘉中有盜被收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不獲乃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列晞張是

婦之親恭身甘罪求免兒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郡縣不決依事上詳州議並原之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延陵人元嘉末大旱郡饑以米千斛助官振貸議者以方漢卜式縣爲上言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吳國夫義與人以義遜稱有竊其稻者國夫引還爲設酒食以米惠之其人慙服

許昭先宜興人親老家貧竭力甘旨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申訴饋餉雖所生亦已倦怠而昭

先獨不懈息尚書沈演之嘉其行誼叔父由此得
釋昭先舅夫妻疫死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
殯葬撫其三子皆得成長雍州刺史劉道產聞其
賢拔爲征虜參軍辭以親老不就

齊

蕭嶷字宣儼武進人齊高帝子都督荊州坦懷納善
側席思政初沈攸之聞人告訐得罪甚衆嶷至鎮
一日遣三千餘人市稅素重悉從寬假百姓甚悅
及爲南蠻校尉開館立學人爲中書監司空東歸

約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既發江津士女垂涕高帝以武帝忤旨頗有代適之意而寢事武帝至恭武帝愛之亦至常慮盈滿求解揚州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嶷第庫無見錢武帝敕月給錢百萬薨乃已

蕭鑠字宣照高帝第五子四歲失母思慕不異成人毎慟吐血帝爲方伯時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鑠以指畫空中及掌間弟鋒字宣穎帝第十二子四歲時遭難張氏家於塵几上學書書後鋒工篆隸好

文章射爲當時獨絶隸亦工書能文嘗注修栢賦以見志

蕭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人歲喪母號慕骨立後爲益州刺史韓武方聚黨爲暴郡縣不能制鑑至諭降之或勸殺之鑑曰失信何以勸善自是巴西蠻夷皆望風降附鑑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有高士風與蔡仲熊等商畧先言往行及蜀士人物言辭和辯當時以爲盛事闢州園得古塚珍寶甚多悉命掩之一無所犯

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憔悴不食貴人卒居喪尫羸骨立服闋常問訊武帝不能升車而止左右以聞帝即幸其邸還命褚蔡撫悅之先是貴人嘗剪綵賜鈞至是遇朔望輒開視載拜哽咽悲動左右鈞性好學善屬文嘗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或問曰家多墳典奚以此為鈞曰此便繙閱且一更手寫可永不忘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嘗游會稽孔稚珪園稚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情在

江湖爾吳郡張融清抗絶俗雅重釣謂其有飄飄凌雲之氣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云

蕭鏗字宣嚴高帝第十六子三歲喪母及有識知母早亡輙悲哀蔬食祈一見夢至六歲夢一婦云是其母鏗以容貌衣服泣語左右僟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後鎮姑熟有發塚多得金寶者欝林以賜鏗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熟念命修復之明帝剪宗室鏗遇害時年十八識者以爲國器莫不痛惜焉

蕭道度高帝長兄同受學于雷次宗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璣也

蕭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髫齔嶷然明帝謂其必成令器七歲出齋見左右有彈落飛鳥為戲者遙欣曰凡戲多端柰何事此且鳥自飛翔於人何預殺此可憫閑者輒罷此戲遙欣博覽經史弱冠預朝政論薦人才甚衆卒贈司空謚曰康子幾字德玄早孤兄弟敦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好學善文章沈約奇之官終新安太守

蕭緬字景業宗室安陸王嘗守吳郡大著風績竟陵子良稱之曰數十年來未有此政武帝嘉之累遷雍州刺史加都督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赦許自新再犯加誅百姓畏愛及卒悲哀之立祠峴山贈司空謚曰昭

蕭景先高帝從子少孤有至性帝鎮淮陰委以腹心沈攸之舉兵時景先隨武帝鎮江州盆城景先乘城忽聞空中連呼蕭丹陽云賊當尋平巳而果傳攸之首示明中帝以景先尹丹陽將空中語後假

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

蕭赤斧高帝從祖弟以和謹爲帝所知以爲雍州刺史勤於奉公不營產利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及卒無以爲斂武帝聞而惋惜焉謚曰懿子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而好文弟穎達乃好武高帝曰兄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魏揚言飲馬長江人心震恐穎胄殊不聞魏軍尋退及梁武平江郢圍建康穎胄自以不能制變發疾卒

蕭叡明字景濟蘭陵人母病風積年叡明晝夜祈禱祁寒不輟淚下成氷叩頭出血血亦氷忽有人以小石函授之曰以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其人忽不見啓函有絹三寸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愈永明中詔贈中書郎

吳達之義興人嫂亡傭直營冢椁從弟敬伯夫婦被畧達之售田以贖之還其財產郡辟主簿固遜與兄又以先世田畝讓於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閒廢建元初詔表門閭

陳玄子義興人四世同居百有七口建武中詔表門
蠲調役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人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絶衆食兼數人鄉里徵聚常為主帥不事產業恒願為將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然謹直少言未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至白首不異宋元嘉末山圖應募破魏軍除員外郎累遷淮南太守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齊帝輔政山圖密啟沈攸之有異圖宜備帝笑而納

之及攸之攻郢城山圖度其必敗後果敗帝稱其
明建元改元封晉興縣男卒
周盤龍義興人膽氣過人尤便弓馬仕齊建元初魏
攻壽春盤龍假節助垣崇祖大破之後魏淩淮陽
圍角城齊遣盤龍救之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深
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矟直
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
騎縈繞魏衆無敢當者魏師敗績累功封沌陽侯
蕭惠基思話子以宋外戚除車騎主簿泰始初兄惠

開在蜀拒命明帝遣惠基慰勞降之益州土酋引氐戕閬州城惠基宣示朝廷威賞氐人斬賊帥來降還爲太子舍人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休範叛高帝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袁粲劉秉起兵之夕高帝以秉是惠基姊夫遣王敬則伺之惠基安靜無預帝益加恩信永明中爲侍中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蕭懿字元達武帝長兄也永明末爲南梁二州刺史加都督魏軍圍南鄭懿擊之解圍取魏六戍魏人震恐聞崔慧景奉江夏王圍臺城方食投箸率銳入援斬慧景授中書令征討水陸諸軍事東昏肆虐茹法珍等執政宿臣舊將多見誅夷懿勳高獨居朝右爲法珍等所憚說東昏除之徐曜甫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與弟融俱賜死

蕭敷字仲達武帝次兄也少有學業爲隋郡內史招

懷遠近士庶安之前後爲郡者皆莫及明帝歎曰
蕭脩郡飲酒清言而路不拾遺何風化以致此
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

廬陵人品記卷一

毘陵人品目二

梁

蕭統　蕭績　蕭確　蕭大器

蕭方　蕭嗣　蕭景　蕭勱

蕭業　蕭秀　蕭偉　蕭恢

蕭愔　蕭洽　蕭眎素　蕭琛孫密

蕭介　蕭立　蕭文琰　李安人

陳慶之　陳昕　魚天愍　何之元

陳

周文育　周寶安　蕭允　蕭引

蕭濟　蕭摩訶子世廉　張崖

隋

陳杲仁　蕭該　蕭眘

唐

錢九隴　蕭德言　衛巡　蔣儼

劉子翼　蕭嵩　高智周　徐仁紀

薛登　許景先　王邈　蔣渙

蔣乂子係伸偕係孫曙　蔣防　秦景通

蕭穎士　劉禕之　李紳　李戡
施肩吾　魏璞
南唐
陳喬

毘陵人品記卷二

梁

蕭統字德施蘭陵人梁武帝長子昭明太子也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侍母丁貴嬪疾衣不解帶及卒至殯水漿不入口哭輒慟絕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自加元服帝使省萬幾百司謬誤辨析收正多所全宥天下稱仁寬和容衆喜怒不形引納才賢賞愛不倦有書三萬卷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有奇比歲饑菲衣減膳每霖

雨積雪寮民病困振賜之百姓賦役煩苦輙斂容變色每朝未五鼓入候内殿燕居坐起恒向西南面未登大寶而卒朝野聞之無不悦愕

蕭績字世謹武帝第四子南康簡王也七歲爲南徐州刺史主者受貨洗改解書績覺而詰之其人首服爲南兗州以善政稱辞徵還百姓詣闕須績尤異乞留許之遭董淑媛憂居哀過禮因求解職大通三年卒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卧秋悉歸天府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子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孤三歲能言見簡王宮人發畢散去乂理哀感左右停者三人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撫卷興歎謂當無愧古人及侯景陷臺城入齊乞師見害

蕭確字正仲邵陵王綸子武帝孫也少驍勇習騎射兵法人以爲狂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朝夕馳驟諸將服其勇壯及侯景乞盟懼確在外求召入城確知城必陷不赴父綸迫之確曰景不解長

圍我入無益綸欲斬確確涕泣而入景果背盟後景徵引弓射景弦斷見殺

蕭大器字仁宗簡文長子性寬和端凝遭侯景之亂在賊中未嘗屈意嘗曰賊若見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故雖在憂迫而神貌怡然或勸之北去答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叛父避賊便涕泗嗚咽侯景恐爲後患使刑人掩之神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承聖初追謚曰哀

蕭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有俊才善騎射以母徐妃失寵不自安嘗著論以申志候景反元帝召之因啟曰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帝省書歎息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方等身當矢石城陷歸荆州收拾士馬甚得衆和又勸帝修城柵以備不虞帝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帝怒方等益自危因求征湘州瀕行謂所親曰死而獲所吾豈愛生遂死焉帝追思其功謚曰武烈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

蕭嗣字長胤範子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畧倜儻不護細行而能輕身養士得其死力侯景濟江範遣嗣入援連營渡淮據東城京都陷以嗣爲晉熈刺史範憂憤斃嗣猶據晉熈城中食盡士之絶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曰今日之戰此蕭嗣效命立節之日也遂力戰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絶

蕭景字子昭武帝從父弟也八歲居父喪以毀聞稍長好學才辨能斷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武

帝起兵以景行南兗州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傖楚各擬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封吳平侯行南兗州刺史明解吏職吏不敢欺年荒計口賑恤又為饘粥於路以食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中為左驍騎將軍歷雍揚郢三州刺史所至有能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

蕭勱字文約景子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毀不勝喪繼遭父憂水漿不進廬於墓後襲父封除淮南太

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猛獸患息又遷豫章道不拾遺男女別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民悲泣攀餞於國商舶舊為刺史所侵勵秋毫無犯卒贈侍中謚曰光

蕭業字靜曠弟藻字靖藝象字世翼皆長沙王懿子也宣武之難俱匿王嚴秀家東昏收嚴秀拷殺而業兄弟獲免於難天監初封業長沙王藻西昌縣侯象嗣桂陽王業為南兗州刺史遷私邸本儉人作襞為城武帝善之從湘州尤著善政藻為益州

鄧元起在蜀自以宿將有功聚斂山積藻擊斬之以外府賜將士內藏歸王府一無私焉州人作亂命騎追擊蜀人大安遷侍中歷雍兗二州刺史人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自遭家禍恒布衣蔬席不食鮮禽家爲丹陽尹舉無失德朝廷稱之湘州丹陽舊有虎患藻在官皆相枕而死咸謂守尹德感神明侯景之亂或勸藻奔江北藻曰吾國國之台鉉不能剪除逆賊正當同死朝廷不食而卒

蕭秀字彥達年十二母亡與弟憺居喪以孝聞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衣冠帶見天監初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人戶流散秀招懷撫輯惠愛大行歲侵以私財贍民歷江荊郢雍四州刺史所在立學校招隱逸照發慧約已竹詣祭埋暴骨冬月作襦袴以賜凍者卒於雍州初郢人相送出境聞其疾咸為請命及卒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送迎之秀於武帝為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帝益以此賢之

蕭偉字文達清警好學天監初封建安王遭生母陳氏喪毀頓過禮大通中爲中書令大司馬偉性端慤親賢愍窮四方知名者多歸之平原王曼頴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子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之言訖偉賜至矣

蕭恢字弘達七歲通孝經論語天監初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時疾疫之後死亡甚衆恢下車命埋其無主者有以筒中布進恢恢曰此奇貨異物立命焚之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恢爲人輕財好施凡

歷四州所得奉祿隨即散之有男女百人封侯者三十九人第三子修字世和少丁母艱自荊州反葬中江遇風修伏柩長號血淚俱下卒獲歸葬復廬於墓武帝嘉之以為衛尉卿後為梁秦二州刺史漢中有蝗蝝至蝗所深自咎責飛鳥群至食蝗殆盡璽書勞問在漢中七年移風易俗人號慈父

蕭憺字僧達都督荊州天監初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闢屯田減力役存問兵殘之家人甚安之大旱禱雨觀注自以少倉垔

任開導物情訟者決於俄頃無留滯獄江溢堤
壞躬率將吏築之雨甚水漲或請避之憺曰王尊
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自逸刑白馬祭江身爲
百姓請命水退堤立被水數百家登屋緣木憺募
人救之一口萬錢人賴以免及卒荆州人皆巷哭
子暎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武帝曰吾家千里
駒也除淮南太守以諸兄未有除命抗表讓焉普
通中丁父憂廬冬臥地因患癥結詔以父憺艱難
王業追贈爵邑辭不獲乃乞須邑諸弟帝爲改封

新淦縣㡬歷吳興太守徐州刺史皆有惠政人吏懷之

蕭洽字宏稱思話孫也七歲能誦楚辭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位南徐州從事清身率職餽遺一無所受妻子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拜司徒左長史有文集二十卷

蕭琮素思話從孫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任情通率不自矜尚武帝賜錢八萬一朝散之親友自中書侍郎求爲諸

竪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卒謚貞文先生

蕭琛字彦瑜洽從弟少明悟有才辨嘗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王儉坐儉與語大悅遂辟爲主簿永明中載使通好於魏明帝用法嚴峻枝尚書郎琛密啟止之累遷吳興大守郡有項羽祠置神座廳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神座前後二千石多避舍琛至歷階聞室中喑啞聲叱之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何也遂撤去之後

頻典大郡有名聲不事產業有缺則取之不以為
嫌歷尚書侍中帝每呼為宗老卒謚曰平所譔漢
書文府齊梁拾遺諸書數十萬言孫寄博學有文
位散騎常侍

蕭介字茂鏡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善屬文大同中
為武陵王長史以清白稱武帝曰始興郡頻無良
守其以蕭介為之及介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
後侍中缺帝又擬介為之多所匡正遷都官尚書
每軍國大事必先訪焉及欲納侯景上表極諫帝

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璨晞素洽從弟淑韋交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介雅翰成章文無加點

蕭立南蘭陵人年十七射策甲科自廷尉評載遷侍御史文學政事為臺閣斜稱獨孤及序其文比之賈馬

蕭文琰南蘭陵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題詩一寸四韻文琰曰如此何難乃與吳興丘令楷濟陽江洪餘姚虞羲共打銅鉢響絕詩成皆可觀

覽

李安人南蘭陵人少有大志常拊髀嘆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累官丹陽尹後爲吳興太守於家織米往人服其清率於官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人從平建鄴散財聚士嘗假節總知宣毅事與魏兵相持十四旬凡四十七戰平十三十餘城大通間魏遣侯景下楚州又擊走之豫州饑發廩以賑多所全活州民表請樹碑頌德卒諡

曰武慶之祗慎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
札馬非所便而愛撫軍士將其死力子昕
陳昕字君章能騎射十二歲隨父入洛還都朱异訪
以北事昕聚土畫地指揮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
縣孤魏驍將聶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其塞魏將潰
去侯景圍歷陽時昕守臨川因啟求召急須覲鎮
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救昕代質未至景已渡
江爲景所執嚴守之昕因說守者使降守者許之
與盟射城中遣昕夜縋以入武帝大喜簡文遲疑

事泄景遂所得之逼所更射書不從見害

魚天慜義與人隸陳慶之麾下初慶之納元顥于魏也攻榮陽未拔而元天穆以大兵至梁士卒皆恐慶之曰我衆才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亟取其城據之耳乃鼓之天慜踰堞先登將士蟻附而入遂執都督楊昱天穆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進拔虎牢

何之元字世伯廬江人父法勝以行業聞卜居晉陵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司空袁昂表薦

之除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
元終不一造或問之對曰態薄任隆必近覆敗吾
恐不獲其利而掐其禍識者稱之著梁典三十卷
隱居晋陵人雅重之名其居曰何墅

陳

周文育字景德本新安人姓項少孤貧陽羨周薈養
爲子教以書計育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
耳遂教之騎射既壯隸陳慶之麾下與白木蠻戰
薈歿於陣育馳取其尸身被九創慶之偉其節厚

加贈遺而遣之後從陳武帝戰白城抽槊陷陣殺傷數百人以功封壽昌縣公終開府儀同三司後爲熊曇朗所害贈侍中司空謚忠愍

周寶安字安民文育子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好狗馬聚惡少高祖患之及父西征繫於王琳遂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士卒甚有威惠父爲熊曇朗所害徵領舊兵從平琳與天嘉中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以平留異功除給事黃門侍郎終衛尉卿謚曰成

蕭允字叔佐介第三子通達有識鑒始仕梁爲太子洗馬侯景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京口百姓懼賊波駭允獨不行曰夫生定分豈可逃而免乎閉門靜處卒免于難陳宣帝即位允爲光祿卿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後隋師濟江允遷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疾不就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卒年八十四

蕭引字叔休介子也方正有氣度聰敏博學善屬文

侯景之亂朝士多歸梁元帝於荊州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起正逃難之日非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南行以存家門爾時始興歐陽頠爲衡州引往依焉頠子紇反都人懼駭引曰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番禺平引始北還宣帝拜爲金部侍郎引善隸書帝稱其筆勢翩翩欲飛帝每忿怒見引輒解引性抗直爲權貴所裁久不遷擢及呂梁覆師戎備空匱轉引庫部郎在職一年器械充足後主即位爲中庶

子宦者李善慶蔡脫兒等多所請託引皆不許或諫以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屈耽令不平不過免職耳竟以此奪官卒于家

蕭濟字孝康蘭陵人好學博通經史梁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守會稽以濟爲長史及即位授侍中歷守蘭陵陽羨等郡所在皆著聲績太初中入爲五兵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未拜而卒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果毅有勇力年十三遇侯景亂單騎出戰莫有敢當者既而歸侯安都齊兵入寇安都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安都以免天建中從吳明徹伐齊齊師退走進爵康平侯又以平始興王叔陵功封綏建郡公後主為隋兵所執摩訶請曰一見舊主死無所恨賀若弼哀而許之入見俯伏號泣仍於舊廚乞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莫能仰視終為隋人所害子世廉警俊果敢性至孝摩訶凶終追慕痛切終身不執刀斧時

人嘉焉

張崖晉陵人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與吳郡陸翊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爲國子博士

隋

陳杲仁字世威晉陵人繼母病思牛炙適屠禁刲股以進母病良已郡上其事詔賜旌表年十八舉進士仕陳爲監察御史遷江西巡察大使隋大業中奉詔平長白山及江寧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義

寧中與沈法興等蒐東陽賊二十餘萬拜大司徒賜宮姝廏馬粟帛時稱其忠孝文武信義謀辨為人絕煬帝被弑沈法興入毗陵陽為起義陰實欲擄之懼杲仁不附已遂遇害後屢見神郡人即其兵仗庫立廟祀之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初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詔與妥正定經史該性篤學通詩書春秋禮記尤精漢書及文選音義並為　珍及卒門人起墳

樹碣焉

蕭脊蘭陵人有儁才住青楊巷有何妥者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脊

（唐）

錢九隴字勇業武進人父文　爲吳明徹將九隴善騎射事唐高祖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破薛仁杲劉武周從平洛陽佐皇太子討劉黑闥封郇國公貞觀初爲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衛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蕭德言字文行引子明左氏春秋甫冠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說浮屠服亡歸江南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魏徵虞世南等奉詔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輙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德言曰對先聖言何復憚勞詔授晉王經乞休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秘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夫全

給其祿遣使致問壽九十九贈太常卿謚曰傅

衛逖陽羨人少習書劍遊幷汾間唐初建義旗逖以

藝勇進擒竇建德拜將軍宿衛母老辭歸以孝敬

睦閭門以然諾重鄉里及卒廟祀於荆溪

蔣儼義興人擢明經第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唐太宗

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天子雄武

四夷畏服蕞爾小國敢圖王人卽不幸固吾死所

也請行至則囚於莫離支脇以兵不屈内諸窟室

高麗平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馬

治最高宗朝累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進蒲州刺
史號良二千石致仕復召爲太子右衛副率中宗
在東宮多失德儼數諫諍又貽書責洗馬田游巖
等媿不能答後封宜興縣子卒贈禮部尚書
劉子翼字小心晉陵人隋著作郎峭直有行常面折
僚友短退無餘嘗曰子翼罵人人都不憾貞觀初
召用以母老辭詔許終養江南巡察使李襲譽嘉
其孝友表所居爲孝慈里母喪服闋拜吳王府功
曹參軍終弘文館直學士

蕭嵩貌偉秀美鬚髯神龍初始調洺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以吐蕃囘紇兵變節度河西判涼州事完樹陴堞懷保邊人用間出奇多有成績尋擢宰相在公愼密人莫見其際初與裴光庭不協光庭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怒乞骸骨帝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曰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帝爲改容乃授尚書與休俱罷

高智周晉陵人高宗時以進士爲費令取俸與丞尉均民安其化刻石頌美三遷蘭臺大夫得告還里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俄拜壽州刺史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乃錄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爲常儀鳳初進中書門下平章事請致仕許之卒謚曰定

徐仁紀晉陵人聖曆中授左拾遺數論事不合曰三諫不聽可以去矣遂移疾歸神龍初宣慰司表其行可勵俗召拜右補闕復抗言出爲靈昌令

薛登義與人通貫文史議論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天
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上疏曰古之取士必
攷素行敦朴爲先彫文爲後願降明制文試効官
武閲守禦文兼保任之法則請謁可絶貪競自銷
又四夷質子多在京師每爲邊患登復疏請禁絶
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遷御史大夫僧慧
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
勸以自安答曰持憲直枉朝奏暮黜可也遂劾奏
反爲主所搆出爲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坐子累

歸田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贈晉州刺史

許景先義興人由進士釋褐夏陽尉神龍初獻服慈閣賦擢左拾遺論事切直外補辭以茂才異等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侍御史難其人以授景先彈按不避強近與韓休張九齡等更知制誥張說稱其文得中和之氣開元間上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出為虢州賜詩優賚後徙岐州終吏部侍郎

大遇晉陵人與弟暹同行道中為賊所執將釋其一

兄弟爭死賊感其義俱縱之

蔣乂字德源義興人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佐其帥全蒲潞等州兩京陷被拘陽狂以免累官集賢學士乂性銳敏博覽强記該綜群籍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殽舛白宰相請引乂整比得善書二萬卷貞元中擢右拾遺累遷司勳員外皆兼史任亦登集賢義章公主薨哀成禮乂上疏以爲不可帝雖不從實嘉乂有守帝嘗登凌烟閣視左壁頹剝文字漫

缺頗左右無省識者又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也帝前口以誦稱不失一字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又條據精詳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謂中宗中興不當祧祧則五王不得配享又曰中宗賴五王反正不得爲中興且禘祫功臣合食太廟則五王固不廢享廟議遂定遷兵部郎中删正制敕爲開元格後敕李錡既誅詔削屬籍又言錡祖神通有功配享父若幽死社稷不宜連坐故止削錡及子後修德宗實錄遷右諫議大夫累封

義興縣公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文居館職二十
年每大政宰相所不能決必咨訪之文援經義憲
章參酌時事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以是忤
貴近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績
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手有書萬五
千卷所論撰百餘篇子五係伸偕傑佶係為右補
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泣諫獲免開成末轉
諫議大夫李德裕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人安其
治復貶唐州刺史宣宗召為給事中集賢學士累

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淮陽郡公伸舉進士歷翰林學士判戶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之每見咨天下得失嘗言爵賞稍易人且偷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帝三留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即位以伸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偕以文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補闕主客司郎中初柳芳所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召偕等分年譔次累遷太常卿譔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神儒三世顓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

多藏焉僊佶皆爲刺史孫子瞷亦進士歷官起居
郎黃巢之亂闔門無遺類遂絕意仕進
蔣演義興人與兄洌俱擢進士演歷鴻臚卿日本使
遺之金帛不受唯取牋一幅爲書以遺其副具道
人臣無私交之禮父卒兄弟並廬墓手植松栢千
株演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
蔣防義興人漢邑亭侯澄之後年十八父命作秋河
賦援筆立就李伸奇之命賦鞲上鷹詩尾聯云幾
欲高飛上天去誰人爲解綠絲絛伸識其意薦之

後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秦景通晉陵人與弟暐皆精漢書號大小秦是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謂無師承兄弟相繼爲崇賢館學士

蕭穎士字茂挺恢七世孫開元末舉進士第一先進皆器其材名播天下天寶間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不詣林甫怒調廣陵參軍事流播吳越間史官韋述薦其才召乘傳至京師以不屈林甫愈見疾俄免官林甫死調河南府參軍事祿

山寵忽領士憂亂託疾遊大室山已祿山反屢獻守禦計時不能用客金陵永王璘召見拒之尋授揚州功曹參軍事至官信宿去後客汝南逆旅次年五十二門人謚曰文元先生

劉禕之字希美晉陵人子翼子初直昭文館歷弘文館學士高宗容與參決時政分宰相權時號北門學士尋拜相王府司馬攝同中書門下三品一日私語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正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賜死於家年五十七

初偉之得罪虞宗以書屬申理之姻友冀得釋禍之曰太后威福由己而帝嘗救是速吾死也在獄上疏自陳歸誅洗沐神色自若

李紳字公垂其先趙郡人父悟任晉陵令因家邑之梅里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元和初擢進士李錡鎮江南辟為從事錡寖不法紳數諫不聽會朝廷遣使召錡錡不欲行脅使者代奏稱疾令紳作疏紳陽怖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

得效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乃囚紳錡誅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求名也乃止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敬宗立李逢吉惡之遷滁壽二州刺史時霍山多虎紳至虎盡去開成初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當官道車馬不敢前至是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蝗不入境其感通如此致仕卒謚文肅

李戡字定臣宜興人幼孤好學撥薪自爨夜無然膏

黙念所記後赴選試日吏唱名乃人戡耻之遂返江東陽羡里

施肩吾武進人擢進士第後隱洪州著閒居詩以見志

魏璞字不琢毘陵人長於詩文氣真而志放杜門二十餘年不交豪族飲蔬窮學澹如也雅與陸龜蒙皮日休交歡每江南秋風時菰脆鱸肥璞乘短艓載一瓻酒偕皮陸輩浮烟水世人高之

陳喬字子喬從廬陵徙無錫爲觀察判官稍遷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欲釋機務將委國事於宋齊丘喬排闥入諫曰大權一移臣見淖齒李兌復作也元宗驚悟乃止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子母可托之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即位遂命總軍國事開寶中宋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往而見留悔將何及宋師南伐城陷後主命喬與世子仲寓

送降欵喬遽歸府投欵承喬留閤後主促之急喬入見曰自古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臣謂宜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喬手泣曰喬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手而去入視事堂自縊而死吏爲撤榻瘞之宋克南唐詔求喬屍以禮改葬

皇陵人品記卷十二